



牵挂我的人是你

我和父母居住在小城的南北两端，蜿蜒绵长的小街像一条血脉让我时刻连着父母。

那天下午下班后，母亲打电话要我回去拿亲戚刚送的西瓜。我家的乡下亲戚经常给父母送些小麦、玉米、红薯等农产品，这不，上午送西瓜的亲戚刚走，下午母亲的电话就来了。由于天快黑了，我把电动车骑得较快，行至半路，一只飞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进了我的左眼睛，当时我眼前一黑，赶紧刹车。靠边停住后，我想用手把虫子从眼睛里揉出来，谁知事与愿违，虫子没出来，倒弄得眼泪汪汪，差点连累右眼也睁不开。无奈，我只有一手捂眼，一手握把，缓缓将车滑到父母家。进门后，我忙让母亲给我找虫，母亲先看下面又翻上面，虫子没找到，倒把眼泪引出来不少。母亲说光线不好，又打开电灯，戴上老花镜，忙活了一阵儿，仍是一无所获。虽说母亲在眼睛里没发现虫子，但我始终感觉眼睛里有东西。西瓜是没法带了，于是我匆匆赶回自己家。在灯光下，妻很快找到了虫子，并迅速把它从我眼睛里吹了出去。经过这一番折腾，左眼又酸又胀，还一直淌眼泪，我草草扒了口饭，就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起床后，左眼睛恢复如初。在去上

班的路上，我接到了远在北京工作的父亲的电话，他问我眼睛好没，我一愣神，反问啥眼睛好没，父亲大致的意思是，昨晚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我的眼睛眯了，她没帮我找着虫子等等一些自责的话语，最后还说我得走得急，她因慌张，也没想起来告诉我对面新开一家眼科诊所，要不是去那里让医生看看……

在我看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也许不是父亲的电话，我把此事已忘得一干二净，在母亲眼里，却是大事，她念念不忘，时时牵挂着自己的儿子。想想这么多年母亲对我的牵挂，想想母亲因劳累而孱弱的身体，想想历经的沧桑和无情的岁月在母亲慈祥的脸上刻下的皱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父母的牵挂是一条永远没有尽头的路，他们会铺平每一个坑洼，帮助我们度过生活的每一道难关，引导着我们成长。走进办公室，手捧一杯香茗，缕缕茶香弥漫着我的思绪，这个世界有一种爱，亘古绵长，无私无求，不因季节而更替，不因名利而浮沉。暖暖的茶已尽，父亲那沉重的话语又萦绕在耳边：“都怪我，我回北京前，就应该给你妈配一副度数高的老花镜，要是那样，她也不至于找不着虫子了……”

(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

缘来沈丘遇“萌赫”

冬日的阳光透过车窗照着我的脸颊，暖暖的很惬意，路上积雪融化，汽车碾过几个坑洼，免不了一阵颠簸。倚着车窗，我心中的欣喜不停地晃荡着。

大巴车从市区驶向县城，我背着书包盯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地转。天渐渐暗了下来，风也变得不那么柔和，售票员几声粗狂的提示，让我猛然意识到，沈丘到了。我下车，系上围巾，站在路口，一阵茫然。一个开三轮出租的花甲老人，带着微笑迎面而来，我坐上车，向老人说明去处，老人很热情地同我谈话，话语间流露出沈丘人的热情。沈丘的街很热闹，让我感受到沈丘人的生活气息，平淡中有些许繁忙。

住宿的地方很豪华。我刚收拾好东西，便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是一个背着书包的男生，中等身材，咖啡色的头发，戴着一副眼镜，很帅气。我没想到，接下来的两天里，与我一起吃饭、睡觉、开会、采风的，会是这样一位帅哥作家，我也没想到，这 48 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将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我迎上去跟他打招呼，我称他“萌赫”，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名。

同是“90 后”，我们说话没有代沟，他是一个幽默感十足的大男孩，我喜欢跟他开玩笑。48 小时的时间，慢慢品味，它就是一杯醇香的茶。“萌赫”很会拍照，被这样一个摄影家拍出来，我整个人都有了高大上的感觉。我有时故意调侃他，嘲笑他长得丑，他当然很不满意地说我“帅”，到底

是帅还是丑，我没有考虑过，我们只是戏谑一番罢了。我擅长模仿“萌赫”的口头禅，这似乎不是一种好习惯，但是短暂的两天，我剥夺了“萌赫”的专利。“萌赫”是一位十足的文学爱好者，他喜欢写散文、小说，虽没读过，但听了老师们的评价，我很不得马上拿到手中来阅读。我这样说过“萌赫”，我说，你的生活就像你的歌声，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他很快乐地冲我做了个怪表情。后来我知道“萌赫”会弹钢琴，会唱歌，我很惭愧对“萌赫”做出那样的评价。

其实，我对“萌赫”并不太了解，能感受到的是他很热情，很阳光，很有才气，并且艺术造诣很高，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想用文字把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记录下来，希望将来翻看的时候，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叫“萌赫”，我们第一次一起参加文学研讨会，第一次一起住宾馆同一间房。

一座沈丘城，一园中华槐，路过的是景，擦肩的是客，遇到的是缘。朋友，让我在生命的旅程中，不那么孤独！

(遼广凯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zkwbbxxs@163.com，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

只要努力 皆有可能

上小学时，看见讲台上端庄而又神气的老师，仰慕不已。那时，我觉得老师是天下第一，就想，要是我长大了也能当一名老师，该多好啊！从此，这颗希望的种子就悄悄地埋在心底。在初中最后一年，我努力冲刺，将自己的成绩排名从阶段第十二飙升到第二。那一年，我终于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当然，我忘不了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寒冷的冬天，天上的星星冻得瑟瑟发抖，却还密密地排布着，固执地不肯回家。早自习最先到校的总是我和那个老电工。刚开始，校园一团漆黑，我看见老电工打着手电进了电机房，他弯下腰，铆足劲儿，甩开膀子，“哐——哐——”几声摇响发动机，“唰”的一下，整个学校灯火通明。灯亮了，我不敢迟疑，赶快跑进教室，打开英语书，如饥似渴地朗读、背诵。

读大专时，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赵老师博学多才，文笔也好。有一回，我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见他发表的一篇文章，语言铿锵有力，言简意赅，文风朴实、大气。我清楚地记得他文章的第一句是“客观地说……”。当时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像赵老师一样发表文

章，该多好啊！后来，我暗暗努力，天天练笔、投稿，终于也有几篇小文见诸报端。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章在报上出现时，心中按捺不住的狂喜如波涛汹涌的大海。

毕业后有一回去一个亲戚家走动，看见女主人在绣十字绣。绣布那么长，花花绿绿的，女主人一针一线像在穿越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我怎么也看不懂，将那绣布翻过来倒过去也捉摸不透。她的小手咋那么巧啊！我羡慕地想。回家后，一不做二不休，我先买了一个小点的十字绣，然后闭上门，按着说明书，一点一点地学，绣错了，拆掉，重新开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学会了。后来，我又买一个两米长的“黄金满地”，用四个月的时间绣完，裱好后挂在客厅里，很是好看。每当家里有客人来，一眼就看见这幅金灿灿的绣画，总是啧啧称赞。

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不是你不能，而是你不想，不去行动。

我不喜欢找借口，说“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懂”，我相信，只要努力，凡事皆有可能。

(李红岩 商水固墙镇固墙小学)



好友

昨天上网时，看见一个好友的“说说”：每天打开 QQ 的第一件事，就是忽略某些无聊的 QQ 信息。

有了同感，于是我就下意识点了一个赞。

她回复：谢谢！

我俩彼此印象不错，算是聊得来的好友，此时又有了共鸣，便聊了起来。

她说，她的 QQ 好友有 1000 多个，QQ 好友衍生出来的 QQ 群有 300 多个。

我说，我的也不少。

她说，她几乎不聊天，忙着读书写作。写累了，有时与文友聊聊各自写稿的情况，编辑约稿时，聊聊稿件的事情。

与她聊着天，我下意识地打开我的 QQ 中心，7 年的 QQ 龄，856 位好友。联系过的 38 人，占总好友的 4%，一个月里说过话的人很少。剩下 800 多人，是不说话的。我的好友是全国各地的写手、编辑，既然有幸成为好友，我从来不删除他们，顺其自然，愿来就来，愿走就走，聊不聊都在那里，每天看着好友，就是不说话心里也舒服，同时，写稿也得到了鼓励。

我有 800 多个好友，每天上线，真正和我说话的并不多，就那两三个人。就是这两三个知心朋友，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为我提供写作信息，在我迷

茫、彷徨时，帮我指路，在我遇到挫折时，听我唠叨。偶尔有一两个文友，向我报喜，向我咨询写作方面的问题。

QQ 好友衍生的 QQ 群不少，每天打开电脑，略略浏览一下。群太多了，一上线，QQ 群一直乱跳，跳得电脑死机，影响写稿，影响到正常工作，我就把那些特别爱跳动的群删除了。把 QQ 群删除后，好友一看退出了他的群，心里不悦，有的一气之下就把我删除了。为了和气，就不删了，直接屏蔽，挂着的 QQ 群，现在还有 100 多个。

看上去 QQ 群很多，进去聊的，也就两三个。大多数 QQ 群，也就是大致看看，然后忽略掉。

平时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还有一些社会应酬，那么多好友，实际需要说话的人并不多。就像后宫佳丽三千，真正得到皇帝宠幸的又有几人！

现实生活中朋友也是如此，我在图书馆工作，与读者接触多，读者借书，我服务，这样一来二往便成了熟人，认识的人也不少。还有单位的同事，经常在一起上班，算得上熟人。上学时的同学老师也不少，也算是熟人，算一算，也有 1500 人左右吧。朋友来来往往，走走散散，无论亲戚还是朋友，真正成为好友，能说得上话的，又有几人呢？

(邱群英 项城市治安路南段)